

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五十五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問他為何要吃那麼多？他說：我要吸收營養，你猜他怎樣說？萬一、他說：我的身體、我之生命是道之所寄，「道」寄託在他那裏，萬一此身一死，此「道」付與何人呢？所以我要爭取〔吸收〕營養。爭取營養不是一味只是吃的嘛！所以他連這些衛生常識都沒有的。又不娶老婆，變態的，成幾十歲都不娶老婆的人一定變態的，你想不變態也行，吃齋啦！吃齋就少些，所以和尚要吃齋就是這樣。不吃齋真是會變態的，那些神父就是，變態的。我認識很多神父，修女也是變態的，只是吃齋的和尚就沒甚麼變態，吃齋的比丘尼沒甚麼變態。吃齋那些荷爾蒙沒有那麼厲害，你明白嗎？那些變態得很厲害的，尖酸刻薄者有之，喜怒無常的有之。

熊十力是這樣的，喜怒無常，吃東西就猛吃，食到個胃都「胃下垂」的，他給你講，他不能入定的，他一路講一路要這樣，問他何解會這樣？他說有一隻龜在這裏，「胃下垂」他叫它做「龜」，食得太飽，食壞了，「胃下垂」。他不能入定的，不能入定那裏有體驗？所以《新唯識論》又說，你猜他誇大到怎樣？「夫最上（了）義，」他說最高級的義理，「夫最上（了）義諸佛所（實）證」，諸佛都「證」到，「吾亦印持」，他「亦印持」，「印持」不就即是「證」？佛所「證」得的他亦「證」得，大虛法師抓住這幾句說他只是「欣慕」而已，他說「證得」，是假的。大虛法師這樣說他。他〔長得〕很高大的，他在杭州住的時候你猜他怎樣？他迷信、迷信道家的一些方法，白天，他早上起來看著太陽吸那些「日月精華」，每朝早上走上去孤山去看著太陽初昇去吸它的「精華」，這些就是迷信了嘛！一個如此大的哲學家搞到走去吸「日月精華」！這些直情是落後的思想來的，他說順便大便，運動一下，

走上去孤山對著太陽大便。我見過他兩次而已，好了，不講他了。

到了修「止觀」，「止」就修到「第四禪」，「觀」就引出那種「煖」、「頂」、「忍」、「世第一法」，四種「有漏」的智慧，這四種「有漏」的智慧是怎樣？請你自己看這本書了，是嗎？你看看就得了。主要是這樣，「煖」，怎樣叫「煖」？猶如鑽木取火，先有了「煖」氣，一有了「煖氣」將來就會有火出的了。「煖」。這樣在「煖」這個階段裏「觀」甚麼？觀「所取」的「境」，「色」、「聲」、「香」、「味」、「觸」的境，Object，所有的 Objects 統統都是「無自性」的，都是「空」的，觀「境空」，保存一個「識」不「空」，那時候的那種智叫做「煖」，在「第四禪」裏面的；第二個階段就是「頂」位出現，「頂」者「透頂」，即是向上衝那樣的意思，就是猶如鑽木取火，怎樣？熱力上衝了，已經熱氣向上衝了，叫做「頂」，「頂位」又怎樣？

再觀一切境是「空」，再深刻地觀「境」是「空」，「煖」與「頂」都是觀「境空」，觀「境空」有深淺之別；第三是「忍」，「忍」者「認」也，「印」也，印，蓋印的印，印也，即是猶如鑽木取火，那些白煙出現了，白煙一出，我們就可以做證據了，將來快有火了，「印」了；「忍位」，「忍位」怎樣？先觀「境」是「空」，一切 Objects 都是「空」的，繼續，第二觀心是空，那些 Subject 都是「空」，所有的那些 Objective 的東西都「空」完之後，Subjective 的東西都是「空」的，統統都是「空」的，即是物、我都「空」，先「空」物，後「空」我，這樣就是「忍」位。

第四是「世第一法」位，世間的智慧之中，站在「形上學」的觀點來講，它是最高的了，不過仍然是屬世間的，叫做「世第一法」，怎樣呢，那智慧一出現，「心」與「境」一齊「空」，一齊「空」，連「空」也能「空」了，與「見道」一樣的了，但還有很微細的執著。即是說好像甚麼？鑽木取火，那些火星已經出現了，但是那些火無力量燒毀東西的，星星之火，不足以燒毀「煩惱」的薪柴，「煩惱」猶如柴，那些「無漏」智慧能夠燒毀「煩惱」，它〔還〕沒有力量，〔雖是〕星星之火，但已經很高的了，叫做「世第一法」，「世第一法」一到之後，下一個剎那一跳，就全部「概念」沉沒了，所有「概念」都沉沒，一切「名相」皆無，那種超越的智慧照出去，那時就「五蘊皆空」了，這是智慧。

那時，就「能觀」的智慧來說，就叫做「根本智」，就「所觀」的「境界」來講，那種甚麼都無的那種「境界」來講，叫做「真如」，又名叫做「空性」，「真如」即是甚麼？這個宇宙本來就是如此，Suchness，「真如」叫做 Suchness 或者譯做 Truth；又可以叫做「空性」，因為要用「空觀」在「加行位」，所謂「空觀」，先「空」境，再「空」心，最後連「空」都「空」了，然後才顯露它出來的，所以叫做「空性」，是用「空」做手段，所顯露出來的「實性」、「空性」。譯做英文就是 Emptiness，「空性」。那個「色即是空」的那個「空」就是了。

其實梵文就是「色即是空性」，「空性即是色」，中國人就略了那個「性」字。這樣那時就「見道」了。在未「見道」之前就有幾句，「現前立少物」，到了「加行位」的時候，它最多是這樣而已，怎樣呢？在面前立一棟，建立少少東西在那裏，即是仍然有一個概念在，「謂是唯識性」，它說這個就是「唯識所現」的，現象的實體

了，這個就叫做「本體」了，其實這個不是「本體」來的，這只是「概念」而已。

聽眾：還有少少物的。

羅公：是「本體」的「概念」而已，「唯識性」即是「本體」了，它在前面，他修定的前面，這就是「本體」，「本體」；這就是「空」，「空」，一切都是「空」，這就是「本體」了！它會這樣的，這就是「空性」了！「現前立少物」，就說它是「唯識性」，說它是「本體」。「本體」怎樣？這個不是的，這只是「概念」而已。

「以有所得故」，「以有」即因為，因為仍然有些「執著」，仍然是有「概念」，有那 Image 在這裏，「以有所得故」，「非實住唯識。」它不是真正證得「唯識」的「實性」的，「住」即是「證得」，「唯識」就是「唯識的實性」。即是「本體」，「非實住唯識。」講到這裏，我順便講件事你聽，章太炎先生他當然是很信奉儒家的，但他說最高還是佛，孔子都是地上菩薩來的，但最高還是佛。世界上的書最高級的，不能高過它的，就是《瑜伽師地論》了。章太炎這樣說，他說：「《瑜伽》為不可加」，只有《瑜伽師地論》了，沒有人能夠在它之上了，世界的書之中。好似很誇大那樣，不過你如果是研究它，我都承認這套書，我所看的書，真是「《瑜伽》為不可加」，這樣，當然我的不能做你們的標準，你書讀了差不多上下你就知道。

他說甚麼？佛固然是佛，彌勒菩薩固然不可〔比〕，高到了不得了，無著、龍樹高到了不得了，我們中國的孔子、老子，老子是一個「獨覺」來的，「緣覺」來的，

莊子也是一個地上菩薩來的，他說：如果不是地上菩薩他造不出《齊物論》的，孔子與佛幾乎齊，這位是「等覺」的菩薩來的，他說：孔子的學生之中，有一個叫做顏淵，顏淵他入定能夠「喪我」，顏淵能夠入「無我境界」，這就是「見道」了，「無我」即是「喪我」了，他說：顏淵這些都是「見道」的菩薩。顏淵有一次讚美孔子，怎樣讚美孔子呢？顏淵說：「夫子循循然（善誘人）」，現在的人讚老師說他「循循善誘」，就是〔出自〕這裏的，「循循然」即是很有次序，很有次第那樣，「善誘人」，能夠很善巧的誘導別人進步，使人進步的，他怎樣？

「博我以文」，「文」者指那些學問，不是文章，指學問，不斷地教我們學問，令到我們的知識很廣博，「博我以文」，但是只是知識多是不行的，行為也要好才行，怎樣呢？「約我以禮。」約束我們，用「禮」來約束我們，令我們守〔禮〕。

「禮」即是社會的規律，令我們在社會上做一個好的公民；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，」他能夠令到他的學生想停止都不肯停止的，「欲罷不能」；「既竭吾才」，他說我顏淵已經，「竭」者盡也，「竭」字怎樣寫？我都不記得了，是不是這個？是嗎？「竭」者盡了。「竭盡」的盡。

聽眾：立字傍，這是歇。

羅公：哦！不是歇字那個，這是「歇」是嗎？那個才是，是嗎？這個？

聽眾：是，立字傍。

羅公：「既竭吾才」，好似這個才，這個才兩個字通用的，如有（「末由」），這個「末」字與「沒有」的「沒」字通用的，到底《論語》是這個字還是那個字，我不記得了，「末由（也已）。」顏淵讚孔子的。

孔夫子，很「循循然」地善於誘導那些學生，是嗎？他「博我以文」，他用很多學問指導我們去求學問，令到我們的知識廣博。「約我以禮。」用「禮」來約束我們，讓我們社會的規律，「約我以禮。」使到我們怎樣？「欲罷不能」，令到他的學生想停都不肯停的。他說，下面講他自己了：「既竭吾才」，我跟他講，我聽他的話去修學，盡了我們的力量，盡了我們的聰明智慧，「才」者，即聰明智慧，盡了我們的聰明智慧，「既竭吾才」，我所得的結果是甚麼？「如有所立卓爾」，好似我的前面，有一點東西在前面，「卓然」，很超卓的，怎樣解，這句東西？

「如有所立卓爾」，即好像我前面有一些東西是與眾不同的，非常特別的，卓然不同的，很超卓的，「卓然」即是「卓爾」，「雖欲從之」，我想跟著它走，「末由也已」，但是跟不到、摸不到的，有這樣的東西。這是說甚麼？章太炎說他是加行菩薩，當顏淵這樣讚孔子的時候，他已經入了「加行位」了，再過之後他就「見道」了，到「吾喪我」的時候，他就真正「見道」了。顏淵由「加行」而「見道」，是見道前的說話了，那樣說。你們看回這個：「現前立少物，」他修定的時候面前好像有少少東西，這是個甚麼？

這個是「概念」，這個是「真如」，這個是甚麼，「謂是唯識性」，即就是「真如」了，他要去「證」的了，「雖欲從之」，想撲過去「證」它，「以有所得故」，因為你仍然說這個叫做「真如」；有些執著，「非實住唯識」、「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」沒有辦法了。這個「非實住唯識」的時候，未曾叫得做「唯識」。講到「見道」就算了，甚麼時候才可以？過了「煖」、「頂」、「忍」、「世第一法」，所有「概念」全部沉沒了，那時怎樣？下面有一首偈，這是「加行位」，下面這個就是

「通達位」了，「通達位」即是「見道」了，怎樣？

「若時於所緣，智都無所得，爾時住唯識，離二取相故。」他說如果你過了「加行位」，一跳，你的智慧一跳，「爾時」即是那時，「於所緣」，對於你所緣的「境」，那些 Object，對於那些 Object，你的智慧，那些 Object，就叫做「所取」的，智慧是甚麼？Subjective 的，你的智慧都無所得，無「概念」可得，只是經驗；純粹是經驗，都無「概念」可得，都沒有 Image（影像）可得，真接洞察出去的，「爾時」，那時，「住唯識」，你真正證到「唯識」的「實性」了。何解說他證到「唯識實性」？「離二取相故」，離開了「能取」、「所取」的，「能取」是「我」，「所取」的就是「物」，「能取」就是 Subjective 或者 Subject，「所取」就是 Objective，Object，離開「能」、「所」，那時即就是「物我相忘」了，所以他真正「證」到「本體」了。這樣，這個就是「通達位」，「見道」。顏淵「吾喪我」的時候就是「見道」了。

章太炎說我們中國有很多「見道」的人，就連那個道士陳希夷，陳希夷不是一個道士？道教徒人人將他作「大羅神仙」拜的那個陳希夷，陳搏。《易經》的那個甚麼？他先提倡的，《河圖洛書》「戴九履一」那個甚麼？陳搏，他陳搏見道，道教徒說陳搏見道，陳搏見道時你猜他怎樣？七日七夜不起，睡了七日七夜不起身，佛教徒要坐在那裏「見道」，他睡在那裏「見道」，躺著也可以入定的。他睡在那裏「見道」，七日七夜都不起身，當然大小便就會起來的，即是他一路睡，七日七夜，人家問他何解會這樣？他說：我「見道」了。章太炎就引他，他說：我們都有很多，這個

陳搏道士都是見道的人了。我們中國都不知有多少初地菩薩，宋明理學家，那些很多，那些個個都是「加行位」菩薩來的，朱熹，程子（程顥）小則「加行」，大則「見道」，都不知有多少！那些佛教徒總是說佛教的人才「見道」，很多道家的人與那些人，陶淵明都是「緣覺」來的。

他說何解？他說陶淵明毫無執著，「聊乘化以歸盡，樂乎天命復奚疑。」[《歸去來辭》](#)這些根本就是「緣覺」的境界來的了，都有道理的，你們佛教徒都不要反對別人講這些，何必爭這些東西？他「見」與你何干？無損於你的；他「不見」亦對你無益，何必爭？費唇舌與他爭論這些東西做甚麼？肯定翻臉，與其這樣，無謂。與其這樣，所以我講，耶穌都是「等覺菩薩」，我就說，耶穌可能是彌勒那些（菩薩）降生。由得他駁我，說耶穌可能沒有佛那樣高，我說不是，「等覺」嘛！還不是一樣！講到這樣，那些人爭高低，講開這裏，剛好一起來講。講了見道位、通達位了，下面「修習位」了，修習，練習的「習」，「修習位」了，「修習位」第一句是甚麼？

聽眾：「無得不思議」。

羅公：「無得不思議，是出世間智。捨二羸重故，便證得轉依。」 p270

它說一到見了道之後，一出定的時候就進入了另一個階段了。見道的階段很短的，即刻入修道階段，修道階段長到了不得，兩個「無量劫」，修道分為「十地」，十個 Stages，「十地」。前八，「前七地」就一個「無量劫」，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三「地」就第二個「無量劫」，加上「見道」前的一個「無量劫」，就三個「無量劫」就成佛。但是「無量劫」即是無得計數的，你精進就可以很短到好短，你懶懶

散散就可以長到很長，不過其數不少，你一見了「道」之後，即刻入了第二個「無量劫」的時候，就入「修習」，「修習」分為「十地」，「十地」裏面最緊要是修甚麼？

修那個「空觀」，那個「無相觀」，「有相觀」我們人人都做得到，「無相觀」最難，你「見道」的時候修「無相觀」很吃力的，所以，你一個「初地菩薩」，你「入定」想入「無相觀」是很吃力的，如果你有時吃滯了，或者怎樣，動一下都好難出現的。所以「初地」修「無相觀」很吃力；「二地」都要相當吃力。到了「三地」不用太吃力了，不用太吃力就行了，都仍然要努力，不是一下子就得，而且這樣，當你入定修「止觀」的時候，「初地」，「初地」、「二地」就「有相觀」多「無相觀」少，「第三地」、「第四地」就是「有相觀」與「無相觀」的時間平等，「第五地」、「第六地」就「無相觀」多「有相觀」少；到「第七地」就可以入純「無相觀」都可以了，但仍然吃力，到「第八地」就不用吃力，「無相觀」較多，除非你特別要「有相」它然後才會出來的，「有相觀」。所以叫做「觀自在菩薩」、「第八地菩薩」，所以那些「觀自在菩薩」就能夠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」。

所以《心經》如果照《大般若經》來對照，這個不是「觀世音菩薩」，這個是那些「八地」以上的菩薩。怎樣呢？主要就修「無相觀」，當他修「無相觀」的時候，那「空」的智慧，那個「根本智」起的時候就多了，「根本智」時時起的時候，一點「執著」都無，一點「概念」都無，當你一入「定」的時候，一入「定」就把捉到「真如」，「無得」，無「相分」可得，無這個 Image 所得，「無得」。他入「無相觀」，因為他無「執著」。所以他在修「止觀」的時候有不可思議的力量，「不思

議」；有很多我們平時見不到的他可以見到，「不思議」；而且他還會有「神通」，「無得、不思議」；「是出世間智」，他那種「無相觀」的智慧是超過世間的智慧，是「出世間」智慧，他能夠怎樣？

他可以「捨二麤」，他不斷地捨棄，「捨」即是剷除，兩種「麤重」，兩種「麤重」是甚麼？「所知障」的「種子」與「煩惱障」的「種子」，剷除。但是何解？「煩惱障」還有嗎？「煩惱障」故意保留，「所知障」就慢慢剷，故意保留。你留意，一入了「初地」的菩薩，有很多煩惱他保留的，如果他是直頓悟的菩薩他會保留煩惱的，如果他是那些漸修的，先證了「阿羅漢果」，再「迴心向大」的那些，那他的煩惱障就完全剷除了。但如果直入「大乘」不經「小乘」的，就故意保留「煩惱」，故意保留甚麼？他故意保留那些「欲界」的「煩惱」，他見到男女，男子見到女子，他還會動一動情欲，因為這樣可以往生，可以怎樣？入胎，容易入胎，同時，如果是做人一點情欲都沒有的話，這個人別人會說他變態的，一個很美麗的女性在旁邊，你連看都不看她一眼？別人會說這是個傻佬來的，變態的嘛！是嗎？

很好的，就算你吃齋的你都會讚：啊！真好，都是欲，貪欲來的，人家很美味的拿來了，你像吃草那樣吃法，毫無表情那樣，那別人怎會供養你？別人作惡多端，你看到別人作惡多端，你都不會起怒火的，踢你一腳，你就由他踢你一腳，搥你一巴掌，你由他打的，你無火氣的，那怎能行？羅漢就行，躲起來出世就行，你想入世救世怎麼行？最低限度你的國家，別人侵犯你的國家，你都會發一下脾氣，拿起槍來去與他打過，要這樣才行嘛！「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」，保留著惱怒的嘛！「貪」、「瞋」、「癡」，〔要有〕多少（一些），「煩惱」，尤其是保留「欲界煩惱」，因

為「色界」無眾生可度，「無色界」無眾生可度，你想度眾生就要入「欲界」，要保留一些「欲界煩惱」。換言之，那些大菩薩仍然有些男女情欲保留，保留「煩惱」，故意受生「欲界」，到了那「第八地」時就打消了，「第八地」時就沒有了，「第八地」以後就變成出神入化的那種人了。這樣就好像莊子所說的那些所謂「真人」、「至人」那樣了。「第八地」。

那些一修道的菩薩由「初地」一路到「十地」之間，成日修「無相觀」都「無所得」。「不思議」，他有不可思議的功力，他的智慧是超出世間的，「是出世間智」。他一路修，漸漸、漸漸就能夠捨棄了「煩惱障」和「所知障」的「種子」、「羸重」，將來「便證得轉依」。到最後，到「十地」之後他就怎樣？轉變了「所依」，「所依」者，有人解做「真如」，有人解做「阿賴耶識」、「第八識」，我現在姑且解做「第八識」，到了他「十地圓滿」，他就轉變了他「所依」的「有漏第八識」，而轉得「無漏」的「第八識」；叫做「無垢識」。轉變了「第八識」的「所依」，「所依」者，他的生命體，他的生命，生命的本質轉變了，他就是一個無漏的生命了。

「無漏的生命」者，是說他「三身具備」了，不是說「修道位」就做得好，他能夠「捨二羸重」捨到盡了，他就跳過去「究竟位」了，「便證得轉依」；當「證得轉依」之後就成佛了。這樣修習位到那裏止？在成佛之前的那個「金剛心」止，成佛之前的那個「金剛心」是成佛的「無間道」，真正成佛的時候就是「解脫道」。這樣，「證得轉依」就是「無間道」，就銷毀了這個「有漏」的「第八識」，得到這個「無漏」的「第八識」。這個時候就是怎樣？成佛了，叫做「究竟位」了，「究竟位」。

「此即無漏界」，一達到這個階段時，那個修行的人已經怎樣？就變成這樣了，帶了「藏」了，「庫藏」，那個 Treasure，那個「庫藏」，那是一個一切「無漏功德」的「庫藏」來的，無漏藏。

「不思議」，並非我們常人所能夠用我們「有漏」的「意識」去思量它。你想用我們的語言去議論都議論不到的，「不思議」；「善」，純善的，即那個「有漏」的「第八識」已經沒有了，「無漏」的「第八識」是純善的，所以他的生命是純善的，「善」。這個「無漏界」就兩方面來說：「體」即是「真如」，「用」就一切「無漏」的都可以出現，「用」就這樣，「體」就是宋朝人、宋明理學家的所謂「天理」，「用」就「天理流行，人欲淨盡」，這是「無漏界」，「無漏藏」。「不思議」、「體」是「不可思議」的「真如」體，它所起的「用」亦「不可思議」，「善」，「體」當然是「善」的，「用」亦無不善，所以「體」、「用」都「善」，「常」，「常」字就有一個意義，第一就是「不變常」，兩種「常法」，時時都如此，不變的，「不變常」。

第二種是「相續常」，連續不斷、連綿不斷的，謂之「常」，一到你成佛就兩種「常」，因為「不變常」，佛的本質就是「真如」。「真如」是不變的，是「不變常」，「體」是「不變常」，他的「用」就是乘願再來，永遠不停止，「相續不斷」的，「用」就是「相續常」；「體」就是「不變常」，「常」。那時就真正安樂，沒有生死輪迴，完全是自主的。自主以甚麼為主？以慈悲、智慧來指導，要入世就入世，這樣就真正安樂了。

「解脫身」，「解脫身」者，解脫生死輪迴束縛的生命，小乘的人解脫生死輪迴的束縛就只是「解脫身」而已，佛、釋迦牟尼佛就不止「解脫身」，他叫做「法身」，「法」者，一切「功德法」都存在他裏面的，藏有一切「功德法」之身，「身」者「聚」也，一切功德的總聚來的，就是這個佛的「法身」，叫做「法身」，「法身」就含藏無量的功德，「法身」。「法身」有廣義、狹義，廣義的「法身」就包含「三身」的，一、「自性身」，即是狹義的「法身」，即是以「真如」為體，「真如」是他的身，叫做「自性身」；第二是「受用身」，他自己建立一個國土、一個世界，叫做「報土」，那些見了道的菩薩就可以生去「報土」，去培育那些已經見道的菩薩，住在「報土」，「報身」住在「報土」。

第三，「變化身」，即是「變化身」有兩種，一種是正常的，在這個世間的眾生，都可以見佛了，成熟了，「善根」成熟了，他就加被那些眾生，令那些眾生個個都見到。譬如在印度，有一個王子，他就入胎、出世、學習、出家、說法，最後入涅槃，這是正常的「化身」，還有是「隨類現身」，那個天，即是做這個活動的聖人，你與他有緣，你常常修行，好好地修行，到時你遇著災難，你請他加被你，第一、你如果是一個發菩提心的人，第二、你是一個純善的人，他一定，除非你的業力是不可以救的，否則他一定可以救你的，他來救你，這樣，那些是「隨類現身」，有時你與他有緣，人家沉船，別人淹死了，你就摸到一塊爛板就浮到了岸邊，其實那塊爛板可能就是他的化身，譬如或是去到一個地方很危險，有一隻兔子引了你出去，〔離開了〕危險的地方之類，脫了險你就不見了那隻兔子了，可能那兔子就是他的身體。那就好像是，你與他有緣時，好像有一種神妙的作用的。但他決不是一個創造主，他就是這樣，那些叫做「化身」。

「三身具備」就叫做「廣義的法身」；「狹義的法身」即是指那個「真如」。講完了。「大牟尼」、「大牟尼」即是我們偉大的釋迦牟尼佛，他就不是了，不是「解脫身」了，他叫做「法身」。講完了，剛剛好，過了十分鐘而已。

《唯識三十頌》全稿終

後記：

由羅時憲教授講授之《唯識三十頌》記錄稿始於 2014 年，於 2017 年 9 月 5 日（佛曆 2560 年 7 月 15 佛歡喜日）完成全稿之記錄及校對。謹願以此稿完成之功德迴向羅公及天下有情。

感謝陳雁姿教授作全稿之審閱，感謝尤堅、余振耀先生協助校訂資料，感謝李榮枝、吳子安先生等字幕組的全體同事。

後學葉莉娜合十

佛曆 2560 年 7 月